許命之祖可爲開國勳臣式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一

武林　徐　渭文長纂輯
茂苑　張嘉和起禎參訂

輔國　賜齊侯命　周靈王

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舅敬之哉無廢朕命　呂望佐武王定天下封于齊錫之以履稱太公表于東海

輔國　告衛侯　周敬王

簡而古意大

除殘去暴王者之師

眞義舉

盻以嘉命來告于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周成王封弟康叔于衛．康叔．名封．時敬王與康叔分居叔姪．曰叔父．

義兵遺諸侯王　漢高帝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高帝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帝爲義帝發喪．以此告諸侯．

蒼錬有金石聲

如明皇長枕大被花萼相輝樓之愛

破賊　　漢光武

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也

時赤眉亂鄧禹攻之大敗馮異乃收散卒設伏與赤眉戰破之帝降璽書勞異云云回谿地名喻前之敗澠池亦地名喻後之破賊東隅日初出桑榆日暮時喻朝失之而暮得之也

親親　與東平王蒼　　漢章帝

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

昭烈有文士之資才人之筆真帝王學問

恐下筆。籲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時章帝宜封諸弟。但帝友愛諸王。有司奏遣蒼歸國。帝手詔書與之。車駕相送。涕泣而訣。

誅操荅孫權　　昭烈皇帝

益州民富强。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識者見操失利于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于滄海。觀兵于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

相業盡于數語語語簡意周

攻伐借樞干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時法正說備進兵漢中備令張部發益州兵諸葛亮問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今操破之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于是備遺孫權書

立相　與荀彧　魏武帝

與君共事已來立朝廷君之相爲匡弼君之相爲舉人君之相爲建計君之相爲密謀亦已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

用人　與荀彧　魏武帝

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謙冲欲慕魯連

惓惓留款之情

有旁求俊彥之風

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審謀安衆。光顯于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耶魯連謀救趙擊秦。平原公欲封連。連辭不受。又以千金為壽。連又却之。辭平原君而去。○介子推從其君出亡。君饑。子推割股肉以啖之。及歸國賞功。竟忘子推弗賞。子推逃入山不出。

徵辟下有司　宋高祖

吾參大寵思延賢彥而兔罝潛處考槃未臻側席丘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鴈門周續之並植

體恤臣下亦衣被蒼生之基也

操幽棲無悶巾褐可下辟召以禮屈之（高祖姓劉名裕仕晉爲太尉受恭帝禪）

賜賚

賜張融　齊高祖

見卿衣服粗故誠乃素懷過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雜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高祖姓蕭名道成蕭何二十四世孫初仕宋封齊王竟稱禪代）

書法

荅蕭子雲　梁高祖

得所送飛白書縑屏風十疊冠六書而獨美超

蕭衍留心文翰大不俗

二篆而擅奇乍寫星區時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雲飛豈待金璫便覩蟬翼聞諸衣帛前哲未巧懸彼帳中昔賢掩色（高祖姓蕭名衍仕齊封王稱禪代齊號梁）

書法（與始興王）　梁高祖

蕭子雲書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杜度崔寔二人善書）

追述（與蕭挹）　梁高祖

濶別清顏忽焉已久未復音息勞望情深暑氣方隆恒保清善握蘭雲閣解紱龍樓允膺妙選

衡山巫山極高漢水最長

良爲幸甚想同僚多士方駕連曹雅步南宮容與自玩士衡已後唯在茲日惟昆與季文藻相暉比暇日無事時復含毫頗有賦詩別當相簡但衡巫峻極漢水悠長何時把袂共披心腹

元帝名繹武帝第七子猜刻殘忍行若豺狼初王偉上書帝愛其才及見檄文有湘東一日之語遂誅之然好談玄魏兵至尚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

彈碁局 謝東宮賜 梁元帝

繹本慚遊藝彌愧拂巾鳳跱鷹揚信難議擬烏跂星懸曾何髣髴蓮花未易玉屑不工緣邊之

兵有攻鬪擊刺之方故引軍事爲點綴

可入表聯

法。庶遵細柳之陣。徘徊之勢。方希明月之樓。子桓有錫聞于遂古季緒蒙賜卽事可傳 鷹揚。武王伐紂。太公鷹揚于孟津。細柳。周亞夫次軍細柳。漢文帝自勞軍。不得馳驅。按轡徐行至營。

賚秫 謝東宮賚 梁元帝

懸霜照采凌冬。挺潤甘清玉露。味重金液雖復安邑秋獻靈關晩實無以匹此嘉名方茲擅美

餉馬 荅齊國 梁元帝

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襄陽地穴。近來未易滇池。水裏遠訪。猶靡價匹龍媒。聲齊驥子。河精躍采

四六體音色俱美

美腴清峭

似伏波之鑄銅震象飛文笑東瀛之刻玉加以控斯銀勒利此金銜鞍揭鏤衢光含日月纓縈紫縷色麗雙絲方嗤晉后恒棄鄭國之駟更鄙曹君惟餉蜀王之馬

餉馬 荅齊國 梁元帝

半汗而馳可以及日躊躇而蹀可以追風赤菟之騰聲的顱之濟主陳王有炤羇之說班生有纓絆之談抑聞斯美遠勞此費懷哉懷哉老生不云乎雖有拱璧以先駟馬良用此道中心藏

三書各一議論各一主張出之不窮

之何日忘之

賜馬　謝晉安王　梁元帝

繹武愧仲都遂蒙大驪之錫儒謝春卿空頒名馬之賚故以取方驎友自疋龍媒不待景公婋如齊畫無勞馬援翻等漢錮豈有滅沒黑龍連翩白馬錢文見重津名取貴相彼騏驥猶溪戀主矧伊伏櫪彌結懷恩

辟邪子錦白褊　謝東宮　梁元帝

伏以賚辟邪子錦白褊等者江波可濯豈藉成

天孫雲錦　小品自佳

都之水登高爲鹽取映鳳皇之文至如鮮潔齊紈聲高趙穀色方藍浦光譬靈山試以照花合燭銀之狀將持比月亂合璧之輝

車螯蛤蜊　謝賚　梁元帝

車螯味高食部名陳物志蛤蜊聲重前論見珍若士並東海波臣西王母藥雀文始化鸞羽猶在體潤珠胎形隨月減車螯即海鏡其腹空洞無物中藏紅蟹子如豆饑則小蟹出拾食飽則小蟹不出蟹離腸即斃雀文始化鸞羽猶在即黃雀入海化爲蛤也

休暇　荅湘東王　梁簡文帝

絕得曾點慕春之致

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盡遊玩之美致足樂耶吾春臥疾極成委弊未堪執筆敬祖前邁裁欲勝衣每自念此慜然失慮江之永矣寤寐相思每得弟書輕痾遺疾尋別有信此無所俾

詩腸鼓吹

追述　荅張纘　　梁簡文帝

綱好文章于今二十五載矣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

天征旆拂日時聞塢笛遥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篇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和詩 荅新渝侯　梁簡文帝

垂示三首風雲吐于行間珠玉生于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鬟向光風流已絶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此皆性情卓絶親致英奇手持口誦喜荷交并

舞簟 荅南平王餉 梁簡文帝

濯龍之水文罽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爲薦未若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笋綺欄霞舒製雲母之修竹南湘點淚喻也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莖草化丈六金身

和受試詩 荅湘東王 梁簡文帝

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玉暉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核量文質有異

用宋玉對楚王事點綴有色

真率中自風采

巧拙終愧醜妍是以握瑜懷玉之士入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

上王羲之書　答湘東王　梁簡文帝

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真草皆得似望城扉如瞻星石不營雲飛之散何待曲辱之丹方當奉彼廷中置之帳裏乍揩銅鉤時懸歙案戢意之淺良不能已

遺賢　與虞茘　漢高祖

喪亂已來賢哲凋散君才用有美聲聞許洛當

激發之語令人起舞

韻致翩翩

今朝廷維新廣求英雋豈可棲遲東土獨善其身令令兄子將接出都想必副朝廷虛遲也

遺賢與虞荔　陳文帝

君東南有美聲譽洽聞自應翰飛京許共康時弊而刻迹丘園保茲獨善豈使稱空谷之望耶必願便爾俶裝且爲出都之計惟遲披覯在于茲日

師範賜彭城王勰　魏高祖

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

一篇師範亦一篇家訓

趣趣

援引切

監風標才器實足師範屢有口敕仍執沖遜難違清挹荏苒至今宗制之重捨汝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吾別肅治之若宗室有愆隱而不舉鍾罰汝躬綱維相勵庶有勸改吾朝聞夕逝不爲恨也

恤刑 戒咸陽王禧等 魏高祖

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實授刀之責皆可修身慎行勿有乖爽 左傳未能操刀而使割其傷實

白雲為侶松竹為心古來無人有此雅調

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

手書　賜太子　　魏高祖

汝第六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為心。吾少與綢繆提携道趣每請朝纓恬眞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遠離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綱百年之後聽其辭蟬捨冕遂其冲挹之性也 請朝纓。王勃云。等終軍之弱冠。辭蟬捨冕。凡帝王子弟分王列侯。皆蟬冕之冠。

奏捷　賜安東將軍邢巒　　魏世宗

班聲動而北
風起劍氣冲
而南斗寒

知大哉醜虜。威震賊庭。淮外霧披。徐方卷壒。王
畧遠恢。混一維始。公私慶泰。何快如之。比者宿
豫陷歿。淮陽嬰城。凶狡偷張。規抗王旅。將軍忠
規協著。火烈霜摧。電動岱陰。風掃沂嶧。遂令逋
誅之寇。一朝殲滅。長鯨大憝。千里折首。殊勛茂
捷。自古莫二。但揚區未安。餘燼宜盪。棄勝掎角。
勢不可遺。便可率厲三軍。因時經畧。申威東南。
清彼江介。忘此仍勞。用圖永逸。進退規度。委之
高算。又世宗賜元英書畧云。將軍淵規內斷。忠
謨外舉。受律揚旌。克申廟算。雖方叔之制

委曲周致絕是故交知已

荆蠻。召虎之掃淮浦。匹茲蔑如也。

恤舊　賜公卿　後周太祖

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

射　賜都督李遠　後周太祖

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李遠嘗校獵見石于叢蒲中。以爲伏虎。射之。鏃入寸餘。太祖聞而異之。

推轂授鉞是
帝王命將體

歡喜法

軍政　賜賀若弼韓擒虎　　隋高祖

申國威于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民。俱出湯火。數百年寇。旬日廓清。專是公之功也。高名塞于宇宙。盛業光于天壤。逖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

法師　遺雙林寺僧　　隋高祖

敬問婺州雙林寺慧則法師。朕尊崇聖教。重興法典。欲使一切生靈。咸蒙福力。法師捨離塵俗。投志法門。專心講誦。宣揚妙典。精誠如此。深副

朕懷。既利益羣生。當不辭勞也。猶寒道體如宜

令遣使人旨宣往意。

征伐 遺史祥　　隋煬帝

將軍總戎塞表。胡虜清塵。秣馬休兵。猶事較獵。足使李廣慚勇。魏尚媿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濫舉推轂。治兵于時。同行軍旅。契濶戎旃。望龍城而衝冠。盻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俛仰不遂。每一思此。我勞如何。

追憶敘述光武于陵復見于今

道故　賜許紹　唐高祖

昔在子衿。同遊庠序。荏苒歲月。遂成累紀。且在安州之日。公家乃蒞岳州。渡遼之時。伯裔又同戎旅。安危契濶。累葉同之。其間遊處。觸事可想。公追硯席之舊歡。存通家之曩好。爰自荊門。馳心絳闕。綏懷士庶。糺合賓僚。踰越江山。遠申誠款。覽此忠至。彌以慰懷。

賞諫　荅薛收　唐太宗

覽讀所陳。實悟心膽。今日成我。卿之力也。明珠

帝時爲秦王以收諫獵故荅

自乎時及疾病至死至後人百字中寫盡

兼棄豈比來言當以戒心書何能盡今賜卿黄金四十鋌以酬雅意明珠兼棄即照棄之珠言其價重也

慰惜與叔父書　　唐太宗

吾與卿叔共事或軍旅多務或文詠從容何嘗不馳驅經畧款曲襟抱比雖疾苦日冀痊除何期一朝忽成萬古追尋痛悼彌用傷懷且聞其兒子幼小家徒壁立未知何處安置宜加循撫以慰吾懷謂薛收也

直亮賜李大亮　　唐太宗

開言路

傷懷之語讀之欲涕

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比在州鎮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惻覽用嘉歎不能便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始終若一

傷悼 賜魏王泰 唐太宗

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東觀石渠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東觀石渠藏書之室

妙韻

述其高志是太宗體恤處

志操 與王遠知　唐太宗

先生操履夷簡德業克粹屛棄塵雜棲志虛玄道邁前烈聲高自古昔在藩朝早獲問道眷言風範無忘寤寐近覽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敕不違高志并許置觀用表宿心未知先生早晚已屆江外所營棟宇何當就功佇聞委曲副茲引領

歸閒 告解巟　唐玄宗

顧斯側景顧言勇退章疏頻上雅懷難奪今知

眷戀惓惓

謝語另一樣局

脫屣歸閒。拂衣高謝。固可以激勵還俗。儀刑庶僚。永言終始。良可嘉尚。宜善攝養。以介期頤。介期頤上壽也。介壽八十歲。期壽九十歲。頤壽一百歲。

賦扇　荅張九齡　唐玄宗

頃賜扇。聊以滌暑。卿立賦之。且見情素。詞高理妙。詳之久矣。然佳彼勁翮。方茲利用。與夫棄指篋笥。義不當也。

師保　賜蕭俛　唐文宗

吾以元子幼冲。切于師訓。欲以賴汝發明古今。

漢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冒頓冒頓遺高后書曰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耳

與忠孝之規日聞于耳特遣左右至于林園而卿高蹈翛然屏絕趨進復遣令弟還吾詔書天爵自優冥鴻方遠不轉之志其堅若山循省來章致煩為愧

和戎 荅匈奴冒頓 漢高后

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齒髮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汚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 高后怒欲擊之季布曰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

趙雪航曰斯德斯書實萬世母氏之龜鑑

時賢憲亦貴戚也其恃宮

不足怒也高后曰善書以謝之冒頓使使來謝獻馬和親按報書乃爾雖得柔遠之道亦無乘中國之體

止外封上章帝　明肅馬后

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貲斯豈不足而必當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

拔之勢由竇后不及馬后之賢耳

謙恭之度貞靜之懷幽雅之筆

之拳拳乎吾素剛激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馬后章帝母也后兄馬廖后父援史稱忠義萃于一門時帝欲封爵于諸舅馬防等故上此書于帝

賜賚 賜周馮貴人　和熹鄧后

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後園慘結增嘆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其賜貴人玉青蓋車采

二句本疏中來

是明主虛懷

飾輅驂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三十疋白越四千端

納疏 荅劉仁軌　唐武后

呂后見嗤于後代祿產貽禍于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爲龜鏡 時后欲悉誅諸王且武承嗣三思求爲太子而張昌宗易之兄弟爲奉宸令軌疏俱及之

辭世 別徽宗　宋明節皇后

一旦遭遇聖恩得與嬪御之列命分寒薄至此

死者反欲慰生者

古典

夭折雖埋骨九泉寃鬼不離左右宗廟之重天下生靈之衆大王帝姬之多不可以賤妾一人過有思念深欲恐死與君父訣別謫限已盡不得少留寃痛之情言不能盡

請薛侯　　魯隱公

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侯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時滕薛朝魯爭長）

商彝周鼎

夫差悔之晚矣

交鄰　告隨人　　吳王闔閭

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

行成　請成越王　　吳王夫差

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唯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

君臣之分一体之誼可謂忘形

諄切明醒

之罪乎

布衣交 與平原君　秦昭王

寡人聳君之高義願與爲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

曉諭 下清河國中　漢劉慶 清河王

仰恃明主垂拱受成旣以薄祐早離顧復屬遭大憂悲懐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新云京師憂心煢煢夙夜屏營未知所立今官屬並居爵任失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

吳延陵季子之後一人

非枉明察典禁無令孤獲怠慢之罪

讓國 與弟盛字仲公　　漢丁鴻

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含身被大病不任茆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迫切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 鴻父綝陵陽侯也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于弟不報既葬父乃逃去友人鮑駿讓之感悟還就國因上書薦之上徵為侍中後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鴻與班固皆與焉

舉賢 荅呂布辟張紘　　孫策

海產明珠所在爲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遊見珍何本州哉

歸順與王濬等　孫皓

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

勢迫而詞遜

自家芳潤六籍菁華

休暇與何胤　梁蕭統

朱明在謝清風戒寒想攝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味玄理息囂塵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樂可言乎樂可言乎方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修日養夕老得從容每鑽閱六經泛濫百氏既以自慰且以自警而才性有限思力靡長多慚過目釋卷便忘是以蒙求之懷于茲彌軫 統。昭明太子。

風景 荅湘東王　梁蕭統

陽春白雪屬和者希矣

未敘及親戚昆弟便是天樂

權位尊而清風愈著

日因春陽其物部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熙遊藉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遠托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冬雲千里覩紛霏而興詠密親離則手爲心使昆弟宴則墨以硯露

助貲 爲明山賓下書　梁蕭統

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

太史公自序云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道德　與摯伯陵

司馬遷　漢

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伏惟伯陵材能絶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氷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

揚云摯峻字伯陵京兆人也與太史令司馬遷善隱于汧山遷以書招之

道德　報司馬子長

摯峻　漢

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吝去于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

不事王侯高尚其志

喻淡造自得循序漸進

帝王之道于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此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送餘齒耳楊云峻始終不仕卒于岍山岍人立祠號曰岍君其十二世孫恂字季直隱于終南通五經百家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驎皆知名融妻即恂女也其後有摯虞知名于晉云

學問 與子琳

孔臧 漢

告琳頃來聞汝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衎衎不怠善矣人之進退惟聞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澗至柔石爲之穿蝎虫至弱木爲之

楊朱墨翟二氏創語新裁

弊豈非漸之致乎。

學問　荅先主　　劉　巴　漢

昔游荊北時涉師門紀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豔游燕雀之宇將何以啟明之哉愧于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　先主在荊州欲遣周不疑就學故荅

文章　荅張紘　　陳　琳　漢

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于文章易為

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談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兄弟自相勸勉

文章　與兄機　　陸雲　晉

古今之能爲新聲絕曲者無有過兄兄往日文雖多瓌鑠至于文體實不如今日

文章　與兄機　　陸雲　晉

兄文章已顯一世亦不足復多自困苦適欲白兄可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鈎除差易爲

筆機微室澁蓋欲力洗常套也

功力誨已定敬長詠意當闇與兄合雲久絶音于文章由前日見敦之後而作文解愁聊復作數篇爲復欲有所爲以忘憂貧家佳物便欲盡但有錢穀復羞出之而體中殊不可以思慮腹立滿背便熱亦誠可悲

文章 與兄機　　陸雲 晉

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雲惟見其登臺賦及侍頌作愁霖賦極佳頗倣雲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硯曹志苗之婦公其婦及兒皆

時唐憲宗惡王叔文之黨皆除遠州刺史時宗元爲柳州刺史

能作文頃借其釋詢二十七卷當欲百餘紙寫之不知兄盡有不一書云張公父子語云兄文過子安雲謂兄作二京必傳無疑又思三都世人已作是語觸類長之能事

文章　上李中丞　柳宗元　唐

宗元無異能獨好爲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紓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紉章而編畧成數卷閣下以文章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于部內不以此時露

其所爲以希顧視是自棄也敢餙近草合四十三篇倘以爲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增几席之汚去就鄙野伏用兢惶謹啟

宗元嘗作梓人傳以喻相業在用人作郭槖駝傳以喻政不在煩皆文之有理者

文章 荅友　　柳宗元 唐

自孔氏以來茲道大暢家修人勵刓精竭慮者幾千矣其間耗瘁簡牘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乎率皆縱誕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蹶思窮呑志而沒故曰得之

不數言而一首尾中立四喻妙絕妙絕

爲難。

文章　答賈秀才　孫樵　唐

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裹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以頷驪龍文章亦然

文章　與王尚　曾鞏　宋

比得呂南公愛其文南公數稱吾子至南豐又得黃曦復愛其文而吾子復以文見貺私心喜慰何可勝言惟强于自立使可愛者非特文詞

眞心緒眞光景

以不作作之

作文而蹈襲他人口吻此可爲戒

而已此鄙劣所望于三君也

文章 與張含　　楊愼 明

年來萬慮灰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此自異招罪用是勇念書壁云老境病磨難侵筆硯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盂夕燈一盞作在家僧行逕惟持龐公空諸所有四字

文章 荅張秀才　　祝允明

大都欲務爲文者先勿以耳目奴心守人餲語偎人脚汗不能自得觀宋人文無若觀唐文觀

令拗管者猛省

字字空青

拾人殘吻者見之三省

唐文無若觀六朝晉魏等而上之以極六籍元
與　本朝雖佳者亦毋必多視其否者請遂絶
跡毋令厠我面側終日跨蹇驢不越數堠一棄
飛黄便自千里安可忽諸

文章　與盛鑑矦　　鄭大儒

作文不明白是一瞎子看文不直筆亦是一瞎
子吾社中當各具光明眼勿作瞎子輩

文章　荅李太乙　　湯賓尹

吾與夫今之爲文者已則無胸而借人舌也借

知文之難便不難唯不知文之難所以愈難

于舌則畢吾直以三代聖而反下借諸子則益畢又厘唾之餘也何今之矯然自命豪者不羞人餘也

文章　答友人　　袁宏道

文章一事知之甚難無才者不知有才未便知無學者不知有學未便知有才有學人品稍浮不知胸襟不空濶又不知不知者不知知者亦不知知之難也特地說甚麼知說甚麼不知不知着甚來由這樣人只不要理他便了

兩喻連用警醒精切

記得古詩千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

文章

復大司寇姜鳳阿　汪道昆　明

僕三服君文天下無完文矣君不見夫策驥操刀者乎善策驥者之峻坂善操刀者之寬髀而長公之文固妙在鈐鍵輻輳之間也不有中丞君公其孤注乎寬髀莊子云斧斤則以宰寬髀孤注宋眞宗時王欽若不悅寇準因進曰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詞賦

荅桓譚　楊雄　漢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爲之諺云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

得裁荅體

辭賦名手

者之門

辭賦 荅江琰　　　王僧孺 晉

猥惠嘉音用蠲疾首發函伸紙朗若披雲等嶰谷之清音比洞庭之高曲辭則美矣而擬其非倫譬享海鳥以醇醪嘉膳栖獼狖以崇楹曾拱苟非其實立有驚怖況復以一離訴棄賓實濯然豈復能使一笥可輕入廚斯引且登清漢乍棄黃汚望影析支爭塗再揖其或蹲林卧石籍卉班荆不過田畯野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鳴

晉文春華感而秋實衰如此

嗚相勞羹藜含糗果然滿腹寧有幡旗貴客車馬大賓

著作 與僚屬 王敦 晉

昔王輔嗣吐金聲于中朝衛玠今復玉振于江表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絶倒

著作 與京產 周顗 晉

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愛之懷豈知云巳所謂人之英彥若巳有之也

謙退推美交至

著作　荅傅玄　　王沈　晉

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于往氏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漢文帝召長沙王太傅賈誼坐宣室論鬼神至夜半帝前席既罷云云乃罷梁王太傅

著作　與韋應物　　劉太眞　唐

顧著作來以足下郡齋燕集相示是何情致暢茂遒逸如此沈謝何劉如精理意緣情體物備詩人之旨後之傳者甚失其源惟足下制其橫

逐卷品評低昂井井

又總收

濫師摯之始關雎之亂于足下見之

著作　奉揚石淙先生　　李夢陽　明

西巡諸作矜持嚴整大而未化立朝之作廊廟冠冕俊拔典則邊塞之作忠誠奮揚規畫槩見歸田之作幽眇流行情渙意層變化百出矣雖唐宋調雜瑜瑕靡掩然所謂千慮一失者也

著作　與陸長庚　　宗臣　明

足下龍臥滄江雲沌霧遠丹經在握白日難致間以其餘綜輯昔采俾左馬曹杜相顧失色吾

直是一篇敘文

人之上計也頃者春水漸漾魚蝦可網足下箕踞相嚼散髮長吟亦有一念以及廣陵中人乎否蟠膝而坐曰箕踞王摩詰詩科頭箕踞長松下

著作　寄楊遂菴　　　李夢陽　明

歸田錄四帙奉教勘定了畢敢先馳以獻僕身處堂下眼在管中乃敢橫肆譏評點竄名作謬擇明珠瑕指完璧誠爲萬罪夫粟然之色不以指而損美者以其璧眞也淵然之光不以擇亡員者以其珠神也我公神珠眞璧幸無怒于妄

是開拓心胸處

奇言妙義從讀書游山水而來

人

著作　寄顧太史　　　袁中道　明

先生靜居山中有性命可究有書可讀有山水可遊適亦安往而不樂想近日著作益富天地間慧人高士放得十餘年閒便爲千古點出無限奇言妙義開拓無限心胸如生者不知何時聆玉屑而讀瑤篇也

著作　與李于鱗　　　王世貞　明

足下文如韓淮陰連百萬衆多多益善八門五

評品確當

治易能步武先輩

花變化奇正莫測然覺伯玉有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意程正叔老儒也尚恨不見淮陰與項王各以十萬確鬭僕謂淮陰用蒯通策作鼎足視阿瞞及大耳兒紫髯奴必有可觀者足下觀此意恐不竟許也

易　荅虞仲翔　　孔融　漢

曩聞延陵之禮樂今觀吾君之治易知東南之美非但會稽之竹箭梁丘以封筮寧世劉向以洪範昭名相當來翔追蹤前烈相見乃盡不復

雄談高議

切幼儀

多陳

太易傳　與謝通　明　　鍾惺　明

譚友夏寄我太易傳是宇宙間一篇極奇極放膽極不怕事極出氣文字爲太易出氣不必言矣黃玉社諸子虛負惡少年名只是怕事耳　譚君與鍾伯敬俱景陵人俱博學高才

禮　與阮聘等　　司馬越　晉

禮年八歲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生之教也然學之所入

網羅三代包括古今

浅體之所安浹是以閒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毘既無令淑之質不耸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

書禮 與李文篤　延篤 漢

吾嘗昧爽櫛梳坐于客堂朝則誦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愼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周公旦周公也制禮作樂于周

爾雅 荅茂陵郭威　楊雄 漢

爾雅淵源考　核了了
易
穀梁

爾雅孔門遊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記言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者小學也又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增耳郭璞序畧云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苑可以博物不惑多識莫近于爾雅

經史　荅陸澄　王儉　齊

易體微遠實貫羣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畧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

孝經

七畧藝文志

司馬遷班固

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畧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

史　與從弟　　崔慰祖　晉

嘗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泥二百餘事在厨簏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

嚴子即莊周

周孔顏閔是其大中至正之軌範有關世教者

借老莊　荅桓生　班嗣　晉

若夫嚴子者絶聖棄智修生保眞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不絓聖人之網不齅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既繫攣于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于邯鄲者曾未得其彷彿又復失其故道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

一褒

一貶

貶斥之極

莊子 荅陳柷書 王安石 宋

莊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于周之說則其爲亂大矣

論非國語 與呂道州溫 柳宗元 唐

嘗讀國語其文勝而言尨好怪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閱焉服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

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斥其不臧究世之謬凡爲六十七卷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

曰聖人之道駁曰道之難明

楚詞　與兄機

陸雲　晉

屈子離騷是古今判格

嘗聳湯仲嘆九歌昔讀楚詞意不大愛之頃日視之實自清絕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爲如此種文此爲宗矣思兄常欲其作詩文獨未作此曹語若消息小往顧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

者恐此文獨單行千載間常謂此曹語不好視九歌正自可嘆息王褒作九懷亦極佳恐猶自繼眞元盛稱九辨意不愛甚

荅借戰國策　與李權　秦宓　晉

戰國蘇秦張儀以遊說取相無非權謀詭譎之術耳

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微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于未萌豈不信耶成湯大聖覩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若此輩類焉

前三比擬此賛揚

爲之者勞觀之者逸由前言之也由後言之則觀之者勞爲之者逸矣功不小矣

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于言窺何戰國之譎權乎哉 權借戰國策故云。

類苑 與劉孝標 劉之遴 漢

間聳足下作類苑括總百家馳騁千載義以類聚事以羣分述作之妙揚班儔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吾聳爲之者勞觀之者逸足下已勞于精力宜令吾見異書

黃帝素問 與韓稚圭 范仲淹 宋

養生主

秦王漢武求仙此其証也

地獄冥司留以儆作惡則佛經之不可廢也

素問奇書其精妙處三五篇恐非醫者所能言也書序云三墳言大道也此必三墳之書宜少服藥專于積氣養生之說也道書曰積氣成眞是也惟節愼補氣咽津之術可行之餘皆迂怪貪慕神仙心未灰而意已亂必無信矣兒子致疾由此也近却肯服藥有差望耳亦未醒

佛經　與遠法師　桓玄　晉

佛經以殺生罪重地獄斯罰冥科幽司應若影響余有疑焉夫四大之體即地水火風耳結而

又應妙

參玄入化

無上妙諦

成身以爲神宅寄生棲照津卷明識雖托之以存而其理天絕豈惟精麁之間固亦無受傷之地滅之亦無害于神亦猶滅天地間水火耳

法頌　荅皇太子示大法頌　蕭綸　晉

慈鋒鬱壯妙辨縱橫慧捨雨雪智包三藏故五時之説既陳七處之禮斯聚析般若之妙源顯無生之眞諦心注八流意思五忍能使六地震動四花普雨折網蓋鱗開羅散翮高門洞啟不因銅馬之餙寶殿霞開寧假鳳皇之瑞雖復長

卿壯辭曾何足數子雲妙句比此茂如

太玄經　與崔子玉　張衡　漢

乃者朝賀明日讀太玄經云四百歲其與乎端力精思以揆其義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論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待能者

太玄　與馮宿　韓愈　唐

楊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

先賛美撰書必欲致之耳目說出重借之旨

載竟未有揚子雲可嘆也

重借隋紀書 與陳叔達

唐　王績

久承所撰隋紀繕寫咸畢第足下裁成國典裒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千祀故當貽諸好事豈擬惟傳子孫方復固其緘縢嚴其扃鐍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兄芮城嘗典著局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收撮飄零尚存數帙兆自開皇之始迄于大業之初咸亡兄黜竄之遺迹也大業

破其必致之意

反其緘縢扃鐍二句

之後言事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採以此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册三（芮城王績兄文中子之子即王勔王勮王勃之父大業皇初俱年號）

答借隋紀　　陳叔達　隋

頓辱芳翰索所撰隋紀雖承厚眷懣然自失今奉來札誨責逾深既以驕鄙相訶又以緘縢致誚正當要使必致耳了不知賢兄芮城有隋書之作足下既圖繼就須有考尋謹依高旨繕錄馳送然以僕亡國之餘幸賴前烈有隋之末濫

叔達云陳子孫悉知陳朝故事紀中必無遺漏并求其改竄以結一篇之勢

謚名之下無處上

尸貴郡因需美誘頗識大方惟隋氏之王三十六年成敗否泰目所親覩誠思後之作者復習向時之弊聊因掌壺之暇著隋紀二十卷聘詞流離則愧于心矣書事簡要則嘗有志焉謹恃疇眷以塵清覽當積兼金以購黜竄耳呂不韋作呂覽榜之咸陽市懸之千金書日能增減一字者予千金

文集　王羲之　晉

比日尋省卿文集雖不能悉周徧尋翫以爲佳者名固不虛序述高士所傳小有同異見卿一

周召爲周家輔相化行南國故詩首周南召南

一間應止楊王孫前以共及意同可試述敘之耶暇日無爲想不忘之

任相　與王弘　成粲　宋

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權軸之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名譽當今之顯轍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瞻劬勞夙夜義同吐握而總錄百揆兼收畿甸功實盛大莫之與儔天道福謙宜存挹損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宗本歸源所應推先宜出據列藩齊光魯衛明公高枕論道燮理

是一个臣之體

陰陽則天下和平災害不作福慶與大宋升降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歟

相業　上竟陵王子良　　樂譪 音

丞相冲粹表于天眞淵然殆乎機象經邦緯民之範體國成務之規故以業茂惟賢功高則哲神輝玭邈劇算不追感纏奉車恨百留滯夙稟名節恩義軫慕望遂結哀輒欲率荊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壟首庶徽猷有述茂則方存下官今便反假無由躬事刋斲須至西州鳩集所資託

邊廷景况

中書侍郎劉繪營辦

才能 與江革　　任昉 晉

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于長途騁騏驥于千里

北使還 與永豐侯　　劉孝儀 梁

足踐寒地身犯朔埃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飄辛苦迄屆氊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而毳幕難淹酪漿易厭王程有限跱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苜蓿嘶旋故

絕似歸去來辭

墟人獲蒲桃歸種舊里少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持蟹螯函覆蝦椀每取朱顏畧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孝傳中綱領

忠臣傳　荅湘東王　王筠　梁

孝實天經忠爲令德百行攸先一心靡惑昔淮南鴻烈事無的準沛王通論義止儒術東平獲譽僅爲片言臨淄見稱文詞小道孰若理冠君親義兼臣子謹當宣示遐邇光揚德音

翰林　與竇燕雲　劉汝佳　明

吳翰林清致

風烈凜然

弟知足下平生清苦近日官況料亦洒然避世金門談玄公署摸討芝桂借訪薜蘿自是聖朝一等冲淡貴人東方輞川瞠乎後矣避世金馬東方朔事○輞川王維有輞川莊○瞠乎後矣莊子顏淵問于夫子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絕塵而奔回瞠乎其後矣

侍御　與朱侍御　　張次公　明

公騎驄馬頂豸冠以鐵面向人則冷權貴豺狼者手板將倒執矣然以嚴霜肅三尺尤當以皦日作雙眼也驄馬漢桓典爲御史常乘驄馬彈劾不避權貴○豸冠漢百官制御

史冠豸冠。豸一角。能觸邪。○鐵面。宋趙抃。京師號爲鐵面御史。○豺狼。張綱爲御史。出都亭。埋其輪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冀。○三尺。周勃傳。所不奉三尺法云云。

古黃門侍郎即給事中也

給事中 荅胡伯始 宋

○給事常侍從。或名儒。或國親。東方朔中郎爲給事中。朔乃名儒。劉向諫議大夫爲給事中。向乃國戚。漢東方朔爲殿中待戟郎。劉向蕭望之薦光祿大夫。

成均博士 移書皮日休 唐

足下業精前古。言高當今。洸洸乎洋洋乎爲諸生之蓍龜。作後來之綿蕝。得不思居其位者不

講庠序止申孝悌

碑勒之不可濫予

愧其道處于職者不墮其業乎否則市大易負乘之譏招詩人伐檀之刺矣奚不日誡其屬月勵其徒年持六籍日决百氏俾諸生于聖典也洞知大曉執其業者精者進而墮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失非惟大發于儒風抑亦不苟于祿位足下之道被于太學也其利可知矣果行是說則太華之石巘峨于成均之門者吾不頌于他矣足下聽之無忽

李學諭　　鄧志謨　明

青瑣冷局

朔俸薄侏儒俸厚

祈望之淡

足下居冷瑣頗似東方曼倩避世金馬門俸粟一囊無能多侏儒抄撮薄甚也何物西王母而謂其亍下賴斥之乎然足下有黃花徑也自爲陶元亮足矣西王母至漢武帝對坐東方朔從隙窺之母曰此子亍下賴已三偷桃矣

秋闈與徐入石　虞邦譽

白門秋色定待入石先生拾取弟預敕北山獻彩二水濬靈作新郎君粧點毋逗遛文旆使鹿鳴宴上空一坐席也北山鍾山也孔稚圭有北山移文○新郎君薛逢厄于宦策羸馬赴朝新進士綴行而出卒輩斥令回避新郎君逢遣价語曰阿婆三五少年時

養其身以有待亦祈望之切

也曾東塗西抹來。○鹿鳴。詩鹿鳴篇。宴羣臣嘉賓之作。鄉舉坐席已定。即歌鹿鳴之詩。已備觴

遺試　與魏君世愚　呂圖南

萍水面足下。遂成膠漆。魏君耐久朋也。別後覿飛螢三度。雙魚尺素。孤鴈帛書。俱寥寥然。翹首瀘陽。輙有美人兮天一方之嘆耳。秋塲角藝。足下不旗鼓南征。意有所待耶。來科特出奇師。一戰而趙旗拔矣。侯之侯之。

膠漆。漢雷義陳重交厚。人曰。膠漆雖堅。不如雷與陳。○耐久朋。唐魏元同與裴琰交。能保終始。時號為耐久朋。○飛螢三度。歷三歲也。杜詩。一別五飛螢。○趙旗拔。唐詩。一戰文塲拔趙旗。又韓信。拔趙幟。立漢幟。

心曲惓惓

憶初中鄉舉兄弟相聚之歡

北試　贈祝春寰　劉景心

台下趣裘帝闕鵬翮扶搖竊謂離天尺五耳謹貢牘儀殊愧不腆第曰原其戔戔者迹鑒以款款者情則尤愛僕最也氷天寒重萬祈自珍離天尺五語云城南杜鄠天尺五言近于帝也

北試　寄十兄　劉汝佳

逢憶秋之半舉觴問月而酹桂枝塤篪並吹雲木俱響樂就哉乃今已作千里別寒風颼颼刮面也踪跡浮萍韶光撚指即骨肉不能保其一

意甚含蓄

頭語款詞

說出世態

歲幾聚盍簪人不歎離羣而索居乎入京卜止玄關頗足靜攝朝吟夕弄刻腎鑽脾豈其甘彼鳳池要亦畢我螙簡耳塤篪詩伯氏吹塤仲氏吹篪○盍簪易勿疑朋盍簪○離羣索居子夏云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鳳池中書省謂之鳳皇池

預卜　邀劉覺我　王世茂

佳郎公賓之留都便是鹿鳴上客錦心繡腸亦須若下澆之纔發三千丈豪氣也小市清酤作偷閒一話仁丈挈而過我聊壯顏行恐放榜後新貴人不及嘗貧家滋味矣望望李白序心肝五臟皆錦繡

劉君頗亦得意乃郎

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也○若上村若下村皆出美酒故稱酒曰若下

應招　荅王養恬　劉養聘

兒曹入場不過三年一次點景而已安望向上一着然讀書取青紫亦是分內事但不知點頭公能撮合否承招敢不卽赴恐飲人醇醪不能假鹿鳴一滴爲報鄧禹不笑人寂寂耶少頃當攜兒子過談足下毋多費

取青紫夏侯勝曰經術苟明則取青紫如拾地芥○點頭公歐陽公知貢舉每閱卷覺座後一朱衣人點頭其文便入試○鄧禹笑人漢鄧禹年二十四爲大司徒齊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及遷尚書郎嘆曰爲爾寂寂云

喻文光之射映

頂卜妙

大望見師生之誼

候捷　項一丈　　高于嵛

足下定于何日挂帆金陵王氣鬱蔥而君才如芙蓉寶鍔燁燁射人虬嘯鯨擲挾風雨而上白面少年膽且寒矣轉盻秋期嵩聆鶚薦弟當載綠醽過虎丘與新孝廉酩酊也臨風附書悠悠我思

芙蓉寶鍔杜詩青熒芙蓉劍○鶚薦孔融薦彌衡表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鄉試　與門人　　湯顯祖

主者尚爾遲遲南闈何如今吾弟須速取龍頭為熱心人一快貧者士之常措大亦別無逐貧

黎淳得狀元兆故以贈之

映帶筆意

法也。龍頭。梁顥年八十第狀元。登第詩云。也知少年登科好。爭柰龍頭屬老成。

會試　與王孝廉　徐榛

入燕應有佳況。不聞花底人喚黎淳耶。足下良快。黎淳。性淳厚。絕跡青樓。會試友人。潛約妓呼之。淳口占十里紅樓五里程。忽聞花底喚黎淳。狀元本是天生定。故遣嫦娥報姓名。諸友哄然排之曰。子不遊青樓。此妓何由知君姓名耶。

贈試筆　荅吳長卿　王應登

弟不律無靈。塲中或免曳白耳。承貺遂令枯管生花。倘得附驥齊驅。皆仁兄揮洒之餘也。九頓以謝。曳白。唐選士。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入高等。下第者訴之。親試不措一辭。時號曳白云。

恐似患得患失情景

仕途上魏文帝　王昶晉

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厲。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不爲此公婆娑之事。

右書詞古而寄况深。所謂退不標迹也。見晉書述傳引。

辭求薦荅親識　甄琛魏

趙郡李謐。躭學守道。不悶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衒

諫贈遺張晉惠　李獬魏

諫院題名記

鬼谷有先見之明

明矣淵儒碩學身負大才秉此公方來居諫職昨承胡司徒第當面折庭爭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柝纔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僚拱默雖不見用于一時固已傳美于百代聳風快然敬裁此白晉惠持議太后父不得贈太上公

先見與張儀蘇秦　鬼谷子戰國

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懽不畢輪痛哉

數語中括養生孝慈聽聽在內

託重得人

諫酒 上隱太子　　李綱 唐

綱耄矣日過時流幸未就土許傅聖躬無以酬恩請效愚直竊見飲酒過多誠非養生之術且凡爲人子者務于孝友以慰君父之心不宜聽受邪言妄生猜忌

推重 簡呂公著　　司馬光 宋

比來物論譏誨叔愼默太過若此際不廷爭國事蹉跌則入彼朋矣光自病以來以身付醫家事付康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于誨叔矣

老實頭人話

字字句句金石

遣使　與輔聖　黄庭堅　宋

庭堅碌碌中秘書幸得窺金匱石室而歲來老懶無復日新又衆口食貧思得一江湖差遣使老幼温煖耳

出使　與何樞密　孫覿　宋

向公持一節使萬里外忠信之效久而見思故今復有此命辱此隆冬乘單車犯祁寒絶大漠折衝口舌之間必有神物護持之助覿雖老矣猶及見功名之盛

畧帶仕途羈絆

清勁高簡

仕途 與各道　許鼎臣

企仰斗光伊邇河潤盈盈一水雲樹興思嘗聞昔人有泛雪夜之舟命千里之駕自詫佳事以爲勝譚至若一命相羈奮飛無翮徒謹㥠于吏議竟罔嗣其前修可柰何矣

書院 謝應容菴　楊慎

修葺書院實出大君子之命使杜甫草堂無愁春雨陶潛柳舍有與停雲登樞要而問奢不居清塵而念濁水盛德至矣何日忘之 陶潛五柳宅停雲詩

說爲吏飲食坐臥都非樂境吏亦苦人矣

肯灰冷便是廉吏

政務　東年丈

徐可求

與足下別來便坐荊棘叢中曾不得閒箸一飯帖枕一眠不佞昔固鬚眉何能拳曲甘此狀也足下繡眼高居視若輩不啻井泥中矣（拳曲莊子吾有大樹其小枝拳曲而不中規矩）

事煩　寄曹惟德

王庭栢

僕吏事旁午郵路風塵慘人容顏較之古人結社掃軌悠悠泉石荒哉遐矣比來只覺世事淡淡無味平生馳騖之態寂爾灰冷兄將不謂然

際會有先後則恬退亦應有先後

耶。此可與知者道也。鴻飛歲暮。海角天涯。相望渺渺。實生惆悵耳。旁午。劉宴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試之。公卿邀請旁午。

同年　與黃文軒　吳應秋

弟看榜花。先足下一籌。足下解組。又占鄙人先。何退步急流者勇耶。計足下家居。梅雨過園林。而高槐茂柳。翠色在衣裾間。落日池上。酌清風天外來。又安問大羅天也。榜花。唐時放榜。取三五姓氏稀僻者列之。謂之榜花。○急流。老僧謂錢若水曰。他日富貴。但能急流中勇退耳。

縣務　寄劉覺我　譚世講

家修時則以紗帽爲榮作吏時則以紗帽爲累苟非貪位慕祿者便爾

趾望趾望

年來紗帽礙人。日對粮長作老家婆持算狀回想訪足下時坐沉紅燭看遍青山把袂長歌劇談不了。此會此景。都向夢中相尋矣。足下佳致故自韻人別後益復想念何時聽清談飽玄旨一解俗狀煞強銅章墨綬墜人腰骨也足下倘亦過我海澄雖一拳地。猶能貯斗酒醉君丹霞嶼中。如何如何如何。夢中相尋。張敏與高惠爲友。每相思不能得。便于夢中往尋。○銅章墨綬。縣令所佩。○丹霞在福建漳州府東南海中。

縣務　荅譚青湖　　劉養聘

有福沒福終是及言之也

此所謂天爵不如人爵貴

海澄固七閩勝地碧水丹山鹿溪龍洞一佳主人婆娑其中栽花理琴便自趣煞沒福人安能望此時更向黃紬被底努出頭來放早衙也怏活不可言不可言往荒榻遂留仙跡但一種野人清供不能大饗客窮措大家風故應爾仁丈數千里不忘故人猶殷殷念及聯床風雨光景如昨役旋作數字為報不能搆長語惟仁丈念之江淹為浦城令嘗言碧水丹山平生酷好○紬被放衙宋太祖謂一縣令曰切勿于黃紬被底放衙

太學中教育人才之區也安得虛曠但比之外曹殊淸曠耳

南雍　與盛叔永

馮夢禎

弟嘉平之望擁青氈南雍矣南中景象不寒而栗即遊山飲酒騷人淸事亦不敢爲惟堪閉戶讀書耳官舍最號虛曠背山臨池池又修廣夏間芙蕖盛開不減西方九品之樂惜不與足下共之（青氈王獻之夜卧齋中盜入將物都盡獻之曰青氈吾家舊物幸留之盜大驚遁去）

振雅雲箋卷之一

開賢路

用人不可拘于一律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二

武林　徐　渭文長纂輯
茂苑　張嘉和起禎參訂

用人與衛臻　蔣濟漢

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太師呂望拔自漁父

用人荅蔣濟　衛臻漢

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于成康喻斷蛇于文景好不輕之舉開

見用人不論自薦人知功罪則賢才衆矣

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武王伐紂。觀兵牧野。與成康治平之世不同。赤帝斬蛇。時方草昧。與文景之世不同。用人亦然。

用人　荅魏文帝　　丁廙　漢

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于燕。九九不忽于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白屋出公卿。○郭隗謂燕王曰。有求千里馬者。以千金賣其骨。一日而馬至者三。今王用人自隗始。

李斯上秦王書一意

此用文學之臣

好調

用人 荅呂布辟張紘　孫策 三國

海產明珠所在爲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本州哉

用人 荅華覈辭東觀令　孫皓 三國

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更乞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悦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揚班張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非薄宜勉修所職以邁先賢

漢高善將將處

勿復紛紛

用人　孫皓 三國

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頹月旦之誡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漢汝南許劭與從兄靖覈論人物月更品題俗有月旦評）

用人　與褚陶　張華 晉

二陸龍躍于江漢彥先鳳鳴于朝陽自此以來嘗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于吾子故知延州之

騏驥良玉切喻

從古說自簡

德不孤淵岱之寶不盡二陸即機雲也

用人　薦傅長虞　孫楚　晉

騏驥不遺能于伯樂良寶不藏耀于卞和是以輝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駟絕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士亦宜然　伯樂識馬　卞和識玉

取士　規舅吏部尚書崔亮　劉京安　梁

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士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

取之途貴廣廣則又宜沙汰斯不濫矣

文衡三楚之証

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材行業空辯姓氏高下至于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改張易調。卽琴瑟之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也。

取士　與葛屺瞻老師　李調鼎

師臺張鳳麟之綱于荆楚拔之前茅者悉卓邁之士奇姿瓌質鎔冶一爐畧望其氣皆不衫不履殊有龍虎之狀眞奇觀也維楚有材當無復

吏治先于農桑

侯明撻記皆治要

刖而泣者矣（前茅軍前大旗○刖而泣楚卞和獻璞而三刖抱玉而泣）

吏治　與劉靖　應璩　漢

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京兆尹趙廣漢見事風生無所回避○京兆尹張敞疏上罷上方待詔○）

大亂時保全一郡至二十餘年無事如吳越王錢鏐是也

三王。王尊王章王駿。俱爲京兆尹。有政聲。

吏治　與郡守書　　袁徽　晋

交阯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埸無事。民不失業。羇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闋。輒玩習書傳。春秋左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

見一節可取
全才難也

王政闕典

吏才　與親故　顧榮　晉

傅長虞爲司隷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

吏治　與支孝先　魏校

昔眷論及華人農惰而不知耕山有葛而女不知織養蠶矣而不知治繭水中有魚而無漁師吾因贊曰若興此數利此廟食百世功也願爲養生汲汲

吏才　與詹秀才　凌約言

借作文法說起

到此方露出作吏

鉛刀一割喩宰割也

士人之文猶婦人之步乎縮武踧踖非不佳妙終覺顰蹙曳裾緩步疾徐有節逸態横生故越王得西施習步三月而後進之于吳嗚呼爲文至此有不足當爲君王者哉吾之爲吏亦猶是然人徒見吾之顰蹙而不見吾之逸態何如也小刻奉覽試觀吾步何如越王勾踐得西施于浣紗令之學輕移之步于秋香閣用范蠡計而進之于吳王夫差

吏才　與董子元　徐獻忠

獻忠無狀復有此行鉛刀柔脆猶望一割之試

家居閒適此自在山林也

賓至則車馬紛馳治事則案牘塡委所故人之思自不忘也

也然越鳥南枝自有性靈鍾鼎尊重終不換我自在山林也承以文言相送情思太委曲豈亦慰我哀寂耶須登小卷可成永好南枝南飛鳥鵲繞樹無枝

吏才　復韮則勸　吳國倫

江上解攜烟雨相望今遠在河嶽間矣即車馬紛馳案牘塡委豈能一食忘故人哉惟登持書來意殊戀戀儼然促膝款語乃其中有不諒之旨則似有所蓄而未化不然僕不足稱益友也僕誠非益友寧恐使故人不聳過乎

蚌中藏珠璞中藏玉無遺言珠玉搜採盡也

首薦袁琇次薦宗令文

别駕 輿州將　　應亨 漢

誨命欲求佳别駕自頃諸府大開搜延路廣海罔遺蚌山無逸璞歸數日卧思得一人陳國有袁琇字惠瑛者才識可以經于治亂棲遲可以勸厲後進享所服聞而未嘗接顏交言也又宗令文早有名輩相與通家門素所具抑亦其次

文行 上曹爽　　毋丘儉 漢

聳喜裦秀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靜守眞性入道奧博學强記無文不該孝友著于鄉黨高聲

助和鼎味以助調和鼎鼐也卽調元贊化之事

卽任少卿

二龔龔勝龔舍也楚人皆尚清節漢哀帝時稱兩龔

聞于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游夏顏冉之美岐嶷卽岐嶷魁艾言幼年慧秀不凡也子奇幼而知音甘羅年十二止楚師卽拜相

仁賢秦記州牧劉焉 秦宓漢

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令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擧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愼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隋和炳然有如皎

我以諸葛田薦于彼彼亦可以長史薦于我古人薦賢互相推引如此

日復何疑哉誠知畫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隋和隋侯也炳然即隋侯之珠也

才幹薦賢　　王羲之晉

諸葛田者君識之不才幹好佳往爲錢塘著績又入僕府有以盡悉宰民之至也甚欲自託于明德云臨安春當缺爾爾者君能請不僕心至欲得佳長史亦當是君所須既得里人共事異常故乃耳須還告之明德稱頌其高明而有德

清眞與高祖　　劉柳五代

周續之與陶淵明劉遺民同居廬山稱潯陽三隱

愛物親賢

臧文仲不薦柳下惠言子游得澹臺滅明

處士鴈門周續之。清眞貞素。思學鈎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遺。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昆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冠。亦王猷遐緝。臧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

唐狄仁傑。薦張柬之宰相才。又薦姚元崇等十八人。或謂仁傑曰。桃李悉在公門矣。又劉賓客賀王魏公云。一日聲名遍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

志節　與孫詵　　年希

先以所產之地言

舉賈誼晁錯司馬相如楊雄四人來比

足下同僚似有陸錄事者此生東南名地又張玄外孫持身至清雅有志節年高官下秉操不衰計當日夕相與申意

經國　遺楊歆　高潛　魏

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爲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氣宇終爲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技亦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朝然修大廈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

叙樊衡之才文武可並用

封泰山禪梁父是大禮

相州　薦樊衡書　崔顥　唐

夫相州者先王之舊都西山雄崇足是秀異竊見縣人樊衡年三十神爽清晤才能絕倫雖白面書生有雄膽大畧淡識可以軌時俗長策可以安塞裔藏用守道實有歲年今國家封山勒崇會千載一時君侯復躬自執玉陪鑾日覩此州名藩必有所舉當是舉者非衡而誰伏願不棄賢才賜以甄奬得奔大禮升聳天朝衡因此時策勳樹績報國榮家令當代之士知出君侯

如織言多也

負荊請罪

之門矣。顯不勝區區。違之左右。俯伏階墀用增戰汗。白面書生。宋主道江湛王玄謨伐魏。沈慶之曰。耕問奴。織問婢。伐國與白面書生謀。

薦士　與李國丞莘堯

許以忠賢。關桃李十倍宛庠。披春風而騰茂者如織。未測造物餘輝。尚肯分照幽巖枯梗不耶。追念老師榮行時。不肖雖附賊名錦障。未獲執御前驅爲罪。討江城柳發。當入白門折長條以請箠楚教也。不肖敝門生管一本。乃五陵公千里駒也。年青汗赤。眞足破萬里浪者。時當鼓橋門篋呱

讀書敬呱呱而泣

朱汗即汗血駒五花亦良馬

見有才自有識不必役役于營謀也

呱不恐離高堂不肖慰而餞之并介之函丈俾渠辭白髮而侍絳帷者藉老師爲丈人峯也倘進而試之謂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乎則造管生猶造許生符朗符堅從子堅嘗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宗慤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辭求薦　寄陸太學　　林欲楫

足下朱汗五花第自惜障泥不渡耳故得阻其驍騰而令僕緩頰耶大司成目如九方臯當求足下于驪黃之外潮上之役假晷刻數息歸對兒女子依依床簀間安用鬚髯如戟哉足下其

原憲蓬戶而居七日不食而歌聲若出金石

知我者希則我貴見莊子

幸努力無徒事此爲也。惜障泥、晉王濟善解馬性、嘗乘馬不肯渡水、曰、必是惜錦障泥也、解去、乃渡。○驪黃、九方臯相馬、得驪黃之外、

陳志　荅王商　　秦宓　蜀

以國君之賢子爲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業。未足多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箪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翺翔于林澤與沮溺之等侍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于九臯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

莊子大瓠五石瓠落無用而以之浮江

守志 答趙英才　陶弘景 梁

子架學區中飛才甸外偃蹇園巷從容郊邑昔所謂傲賓者此其是乎巖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蔑榮嗤俗自致雲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閒壠薪井汲樂有餘懽切松煑朮此外何務然亦以天地棟宇萬物同于一化死生善惡未之能聞

切松煑朮仙家日用

素志 與般無美　王世貞

僕副山東時故中丞吳峻伯嘗與諸賢酒間戲

歷覽是有志四方　王摩詰輞川　宛似記敘

言志峻伯謂宦轍不必中出卽滇蜀歐閩須盡歷之飽其山川風物最後亦須坐尚書省狎尺一乃告老耳僕謂鄙念不及此願得二頃陂四圍列梧竹夫容之屬陂中養魚數千頭中構一島築高閣三間其下左室貯書籍及今石古文右室貯美酒傍一小室具茶竈瀋釜兼畜鮭脯瓜菜閣上一榻兩几讀書少倦卽呼酒數行醉輒假寐島傍維兩艄艇客有問奇善觴咏者以一艇載之來一艇網魚佐酒不問朝夕倦則相

謅笑絕倒

兩越飛螢是兩年別也

對隱几與盡更復載去吾俗客見撓者雖吽呼竟日了不酬應以此終身足矣峻伯問誰可當俗客僕謂坐尚書省狎尺一者公卽是也衆大噱笑而罷 雲南爲滇・四川爲蜀・廣東爲歐・福建爲閩・詔書爲尺一・魚爲鮭菜・鯖艇・小船也・

定志 與陳繡崖 何有章

京邸別袂兩越飛螢矣卿雲在天頻切引領僕四試春闈文星累闇九烈君不以綠汁染衣而金天老姥又不以芙蓉鏡報佳兆榜中花不賺

與子中式爲入彀彀外猶射不中的也

潘岳治河陽種桃李滿縣

老英雄耶。倘來春再落彀外。亦當覓一官爲奉養計耳。鄉人自繁昌回者。輒齒足下政聲。尊堂在官所。想無恙。必能日登閣上省刑。俾邑中大理。而足下得垂簾鼓琴乎。盛治種桃李。勝于河陽。豈獨無梅花。幸折一枝寄我。綠汁染衣。唐李固行古柳下。聞彈指聲曰。吾九烈君也。彈汁染衣。衣幾固及第。○芙蓉鏡。李固遇一老姥曰。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果中狀元。姥乃金天神也。○賺老英雄。唐人有下第詩。太宗皇帝眞長策。賺老英雄盡白頭。○閣上省刑。唐鄭善果爲太守。母崔氏。常坐閤中。聽善果處決。有不可者。輒責之。

適志　寄王參知

祝世祿

金谷園

爲吏之苦

此方是林居之樂

歲月易逾江山有待輞川山水之奇栗里田園之樂東山絲竹之娛各適其適長者兼之嘗自撰新聲畀之羯鼓集秦青數輩于堦下白雲未佳玄鵠且來呼酒屬客乃引宮按徵總屬四絃致并露于璚枝湧醴泉于瑤湫不佞曾徽惠俛仰而窪飲焉仙風泠泠生肘腋至今若在鳳蕩兩峯閒顧以吏倥傯頭白尾赤意至人自有出世勝果如司空表聖布衣鳩杖赴郵社以女奴鸞臺自隨與野老投壺六博爲樂識者高之長

蘇秦說六國不合黑貂裘黃金百斤盡

圭峯閬風二山名

者固闖其闞哉謾爾寄聲形留神往輞川王維置莊。東山謝安挾妓事。栗里陶潛所居。絲竹謝安期工之喪不廢絲竹。羯鼓唐明皇羯鼓玉笛八音領袖。

堅志 與孫少芝

金有利

僕瑣尾萬狀縕袍無裏頗如蘇季子黑貂裘利心不舉劉伯龍安爲鬼笑哉竊計食糜嚼蔬猶勝于五斗長安者以膝與人也圭峯雄勝不亞閬風僕雖乏濟勝具而濟勝情則優也屈足下携鷩人詩去嘯咏山巔而搔首問青天倘亦有東山之趣乎謝公之屐不可不一折矣祇約鬼笑

脫洒

豪舉

待志足意滿後纔來點化

宋劉伯龍歷郡守貧窶將營其利一鬼撫掌大笑遂止○濟勝具唐許渾好登山涉險人謂其不獨有濟勝情且有濟勝具○謝公屐晉謝靈運嘗着屐游山上山則折前齒下山則折後齒謝安知秦兵敗與客圍棊了無喜色既罷還內不覺屐齒之折

高志 與江進之 袁宏道

弟意欲往杭無他不過欲尋閒淡之方丈遠閨閣之佳人寫山水之奇勝充貧官之囊橐稍暇即圖歸計矣窮博士有何好趣弟已將進士二字拋却東洋大海候命下即自上一乞休本了却前件作世間大自在人直待江郎作吏部尚

說法口

隱〻說着讒言者

書三年後髮白齒落然後將一粒金丹點化江郎同證大果豈不快哉所云事不敢勞兄只欲見兄知得耳若以世情得度者即現世情身而爲說法何如現身說法普門品經云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爲說法云

高志　復丘學正　羅倫

人生行樂爾須富貴何時古之達者也倫夙慕斯人而顛沛一出昔淵明之出爲饑所驅爲倫之驅者獨饑已乎此長者所知也已而速反初

發其幽光者非公而誰

本句本赤壁賦

服抱痾幽谷及此星周八矣進無益于國退無益于己惟思選名山揆幽谷漱流枕石卧雲餐霞以終餘年他無所願也昔北走燕南走閩周游萬里隻眼已具未有若吾邦山水之奇而東南巖壑最勝自古未有發其幽光者其無得于今日乎良辰美景尋我同好蔬食菜羹芒鞋藜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遇會意處快飲數觴浩歌一曲大書翠壁之地所復如初以樂吾餘日不亦可乎去年一出正欲了此而所知親故

辭命體

白沙先生有得于聖學彭韶薦之特受翰林檢討謝歸

未亮素懷烹豚炰羔醉飽連日爽氣繞騰塵襟已塞轅已南而復北席未暖而即行敢故違長者之命乎爲是故也乃僅厚禮稽顙拜嘉顏汗沛如伏惟諒察

成志與彭鳳儀　何喬新

陳公甫出處自有深意閣下列薦于朝寔好賢之篤也然使起而任事得無如魏桓之言乎志有不行得無作關仲叔恨乎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正不必強之出也公甫名獻章領正統鄉薦辭召屢薦不起

文章氣節可以盡公惜年不永事業未立

會試第三廷試第一狀元及第

成志 報黃兆聖　　沈懋學

僕不事家人業。世人每薄視之。足下謂我文章氣節可庶幾。一遇知我哉。私嘗銘之矣。春闈北上。舍淚分袂。乞一官得霞披報。非堂足矣。乃者比春官郎博一第。自云幸矣。對策　大廷。明天子旨由第三特賜第一。顧此鴻恩。致身莫報。若不先犬馬填溝壑。雲遊山水之約。詎肯負足下耶。公字君典。號少林。宣城人。官至翰林修撰

高尚 辭郡辟　　蔡邕 漢

司馬溫公曰申屠蟠見幾而作卓乎不可及矣

寧少時與華歆共鉏菜見地有金寧揮鉏不顧歆捉而擲之人以定優劣

申屠蟠禀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于毀滅至行美誼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眞不爲燥濕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于邑以齒則長以德則賢申屠蟠見范滂等非許朝政曰處士橫議卒有坑儒之禍今之謂矣

高尚與管寧　桓範　漢

鑿坏而處養德顯仁堯舜在上許由在下箕山之志于是復顯嚴平鄭眞未足倫比思請見于蓬廬之側厥途無由托思晨風寧與邴原王烈嘗依公孫述

謀畧上司馬文王　王基　魏

東坡謂刻印銷印何嘗累高祖之知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姜維負其才武因費禕死得行其志數出師伐魏蜀人咎之

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恧襄陽有食其之謬 漢高祖聽酈食其之請趣刻印聽良不可者八曰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才畧 與姜維 鍾會 魏

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畧功濟巴漢聲咎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喬能喻斯好 時鍾會勸司馬昭先定巴蜀後攻吳乃統十萬衆趨漢中致書

高尚 與子 陶潛 晉

少來好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

潛初年出處大致已有可觀至劉裕移國遂不出仕

字:箴規

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亦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潛少有高志為彭澤令吏請束帶見督郵潛嘆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潛以先世晉臣不肯仕宋

清節

與吏部郎謝萬　王羲之　晉

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成否所由實在

以美玉良馬喩起

援引聖賢

又引四故實

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

貧樂　荅趙景眞　嵇茂齊　魏

足下琬琰之璞未剖而求光時之價騏驥之足未擄而希絕景之功心銳而動淺望速而應遲故有企佇之懷爾夫處靜不悶古人所貴窮而不濫君子之美故顏生居陋不改其樂孔父困陳兹歌不廢幸吾子思弘遠理含道自榮將與足下交伯成于窮野結箕山乎蓬屋侶范生于海濱儔黃綺于商岳憑輕雲以絕馳遊曠蕩以

此廣成赤松

此魯仲連

又引四子

自足雖不齊足下之所樂亦吾心之所願也琬琰玉名。騏驥良馬名。絕景良馬日行千里。無影在地。顏生顏回也。伯成字子高。箕山許由所居。范生名蠡。黃綺即四皓夏黃公綺里季。

賢否　與王儉　謝朏　晉

所貴天下之士上則闕景山谿凌氣風霞次則投緡居築鬱爲上佐次則服秦楚而辭其功振燕魏而逃其賞凡此數輩皆英懿之士也若相如之愛奇任達偉長之淹粹弘遠樂廣融通裴楷夷淡彼四賢者並馳神絕景徇物傷意其慕

滄洲地名

岱卽泰山

混迹屠博以消不平之氣

之而未可以言。但心之所暗。咫尺千里。志之所符。滄洲邈然。揣而論之。實山阿之不肖者也。相如。司馬相如。字長卿。工辭賦。拜孝文園令。徐幹。字漢建安七子之一。與孔文舉。王仲宣。齊名。樂廣。亦名士。裴楷。晉人。父裴徽。字文秀。楷。字叔則。弟裴康。裴綽。子瓚。遐。頠。邈。爲河東八裴也。

狂　與王儉　　張克　晉

克崑山百姓。岱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不見知已。造時人。騁遊說。容與屠博之間。其歡甚矣。然舉世皆謂克爲狂。克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屠。卽屠狗。無賴之輩。博。卽六博。樗蒲之類。

測之狂蓋有托而逃者楚狂之後人

狂　荅魚復侯　宗測　魏

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澹然已足豈容當此横施

狂　荅豫章王　宗測　魏

性同鱗羽愛上山谿眷戀松雲輕迷人路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

清白　戒子松　徐勉　梁

吾清明門宅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

世情過肖

讀此令人猛省貪痴

衛公子荊居室樣子

復方幅意謂此亦逆旅舍耳何事須華怪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

貧素 戒子松 徐勉 梁

家世清廉故嘗居貧素至于產業之事所未嘗言中年聊于東田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倘獲懸車致事實欲歌笑

涉以成趣　治家要言　愛日惜陰　真山林之樂

于斯經營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畝相屬雖云人外城闕密邇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汝當勉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棄日也非徒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高尚　荅皇太子　何胤　梁

胤性愛山泉情篤魚鳥而從鷗未狎入獸相驚兼年齒衰暮荒徑榛梗緘默畝畆棲息丘壑秀

名教中樂事

巢父許由俱堯時人堯讓天下于許由由不受以爲汚耳至潁濱洗其耳時巢

水清潭于兹永巳伏惟明察之德誕縱自天忠孝之規不待困習猶留神六經降意百代闡承華而延儒雅掃黃閭而列文學胤無解頤之談屢蒙蒭飾匪南皮之舊每荷問存銜兹汚朽罔知攸寘何胤號東山兄何求號小山何點號大山宋人皆隱居若邪山時稱何氏三高

高尚　與田遊巖　蔣儼　唐

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養烟霞之逸氣守林壑之遁情有年載矣故能聲出區宇名流海内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

父引牛飲水父以水洗耳所污牽上流飲之

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足下愛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餐周粟僕果何言祿及親矣將何酬塞想爲不達謹書啟

子　三顧。劉昭烈。招諸葛亮于隆中草廬。三顧之。始得見而出。○商山。漢四皓居。云商山四皓。

前注釋

高尚　與魏居士

王維　唐

至理之談

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于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迹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

拙言乞食比屈腰見督郵何並

此所謂慳畧省事耳不比一毛不拔者

于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扣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慙也常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孔子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把板即手本屈腰即屈膝

澹素　與李公擇　宋　蘇軾

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眞可謂淡而有味者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

往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高尚。荅湯子重。　王寵

呼籌握算酤徒所以計財出入也

僕家本酤徒。生長闤市。入則梢桂塞目。出則蹄足攝履。呼籌握算之聲。徹晝夜。每一焦煩。心腸沸熱。以故山水之好。倍于儕輩。徜徉湖上。樂而忘返。且生平無他好。頗耽文辭。登臨稍倦。則左圖右書。與古人晤語。縱不能盡解。片言會心。莞然獨笑。饑而食。飽而嬉。人生適意耳。須富貴何時。日夕私賀。恐後之不如今也。尚安望哉。非足

下誰則知者

恬漠　報汪文化　吳川樓

執事懸車杜門棲志恬漠每一瞻對竊愧不能希高風書帙壺觴江山冉石有象而無意含情而不言穆如清風執事之謂矣

泉石　與吳崑麓　錢颺虞

近來想優游泉石與樵翁漁父相爾汝固自嘉適否則從新進後生談天說劍飛沉榮辱在月旦間抑亦盛德事也談天鄒衍大言人謂之談天口說劍莊子說劍篇

月旦。汝南許邵有月旦評。

入山報張助父　　宗臣

弟紫霞念切紅塵計疎歸請家君倘遂五岳之志則武夷天台之上有丹竈在焉朝握黃庭暮餐綠雪足下能早遂初服則僕將遣白龍而候之浮世紛華已盡耳目即使白頭于此亦何佳況草木同腐壯士耻之故人知我當不迂其言之過也吏歸尺楮往報不盡區區世路風塵強飯自愛

五岳志。向長。字子平。男女嫁娶畢。遂遊五岳。不知所終。○綠雪。漢武內傳。仙家

上藥有玄霜綠雪○黃庭經名皆導引長生之言

人品與鄭叔子　洪時皋

近來三朝間如宦途楊椒山士林吳士奇其人輩亦不多得試擬之吾社則盛伯子許之若足下與弟則庭中一局棋花下三杯酒

棋酒忽比椒山風節

詰責報李陵　蘇武漢

足下才爲世英器爲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爲榮况于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拘棄捐功名雖尚視息與于無異向使君服

李陵書先儒以爲六朝人僞作第其詞氣嚴切忼慨

自足傳者不必論其眞僞也

時漢武帝窮兵黷武故與此書

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仇者所快即此

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巳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 漢李陵以步卒五千出征絕域對强胡十萬之衆猶滅跡掃塵斬其梟將會賊臣管敢亡入匈奴教之匈奴大進新兵陵兵盡矢窮人無寸鐵漢軍敗降詰責

與段會宗　谷永　漢

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側願吾子因循舊貫勿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蹄萬里之外以身爲本願

詳思愚言。鴈門將軍李廣。所任不肖。棄軍而北。漢武帝以軍士不循法者。詔赦之。

鄭昌頌書云司隷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

箴規　與蓋寬饒　王生　漢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寬饒奏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詞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過維蘧氏之高踪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

言

兩言千古龜鑑

詳明堅訴究大失三公之體

刑不上大夫

痛之△ 蘧伯玉不爲昭昭伸節。不爲冥冥墮行。子胥志在存吳。吳王惡之。屬鏤賜死。

箴規 荅侯霸　嚴光 漢

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負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 侯霸。字君房。爲大司徒。嚴光。字子陵。光武故人。

箴規 上梁商　李固 漢

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冤之義。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卒存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明。羣臣無救護之節矣。今將軍內

漢外戚馬氏夙守儉約終所言尚如此豈逆知後日之豪奢故耶

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中黃門使客誣太尉王龔罪帝亟命自實固爲奏記商言之于帝事乃得釋

箴規

戒馬廖　楊終　漢

詩云皎皎素絲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敎化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輕狡無行之客視成盛性鑒念前世可爲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爲戒廖子防及光俱爲黃門郎○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絳灌等選有節行者

諸葛孔明云、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

為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馬防傳、兄弟貴盛、賓客四方畢至、數百餘人皆為食客、

箴規　臨終與胡廣趙戒　李固　漢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何圖一朝梁氏迷繆。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于義得矣。夫復何言。華陽國志云、吾欲扶持漢室、使之比隆文宣、何圖梁將軍云云至始矣、又云將軍亦有不利、吾雖死、上不慚于天、下不愧于人、求義得義、死復何恨、

劉閩疏云朱穆履正清公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

規諷上梁冀　朱穆漢

穆每事不遠。所好惟學。傳授于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宮衛近侍。並樹所親。四方貢獻。先輸上第。乘輿乃其次焉。凶恣日積。戚行內外。崔琦作外戚箴。以諷冀。冀怒殺之。

規諷上王暢　張敞漢

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于上。人物悅于下。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

敞上疏宣帝日願明主忌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

以聞。遠卽爲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于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慈。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漢宣時。公卿奏。京兆尹張敞。楊惲之黨友。上惜敞才。寢其奏。敞使椽絮舜案事。舜私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因殺舜。後爲舜家所告。免爲庶人。歲餘。冀州盜起。復起敞爲刺史。盜賊屏跡。

規諷遺申屠蟠

黃忠　漢

時范滂奸非朝政蟠乃絶迹于梁碭閒自同傭人起然免于評論

雲長威震華狄

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乎壤遊人閒。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夙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董卓擢用天下名士。徵處士荀爽。申屠蟠。蔡邕等。爽邕畏卓皆至。蟠獨不起。人勸之行。笑而不荅。

規諷 又與關羽　陸遜 三國

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許權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雲長盡殺之。權大怒。遺呂蒙取三郡。備遣關羽爭之。會曹操將攻漢中。備懇求和于權。遂分荊州。以湘水為界。東屬

劉表雄視于荊土袁紹稱強于河北

權。西屬備。

警戒遺袁譚　劉表

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若冀州有不弟之傲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耶

袁紹卒。紹有三子。譚。熙。尚。衆以譚長立之。審配矯詔立尚。譚不得立。治兵相攻。尚圍譚于平原。譚請救于操。劉表以書諫譚云云。又以書與尚曰。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人之恨。事定之後。自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自困于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

侃為廣州刺史無事則運甓以習勞都督荊襄軍事則藉竹頭木屑以綜理皆母教也
聖賢議論

尚不從。終為操所滅。○韓盧。犬名。東郭。狡兔也。

責子 陶侃母 湛氏 晉

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也。侃為魚梁吏。以坩鮓遺母。封還責之。

戒子 寄子元珪李珪 杜泰姬 漢

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檢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恆為天下名士韋。帶也。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寬。弦。琴弦也。宓子賤性緩。故佩弦以自急云耳。

警戒 與桓溫　孫盛 晉

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怪焉

大司馬溫陰蓄不臣之志。入朝廢帝奕為東海王。立會稽王昱為帝。溫威勢顯赫。侍中謝安見溫遥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後。詔進溫丞相。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盛晉春秋一怒謂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闔君門戶事

辟右扶風　丘訢 漢

明府欲臣訢耶。師訢耶。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于功曹。所以榮祿人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

右扶風。漢朝官制也。

龍池之山微徑南通卽包山有龍洞自震澤直通楚闕共十洞天徑道相貫其廣容一人一馬寔仙境也

辭隗囂　方望　漢

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于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逡巡于河上。夫以二子之賢。勒名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犇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旁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人。願將軍勉之。光武自將征隗囂。馬援于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軍。囂衆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方望因上書辭去。

辭官　荅崔羣　韓愈　唐

敘述筋力衰憊

又述不能長久之征

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于此轉窮困甚思自放于伊頹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于長久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非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者嵩下可相就矣

辭宣徽 與王拱辰 王安石 宋

拱辰嫉杜衍荐賢舉劾被罷者十餘人皆知名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

東坡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

伏承屢求自佚聖主貪賢想必未遂高隱無緣造詣豈勝企仰安石衰疾日積待盡丘園每荷眷記但深感切安石議論高奇果于自用有驕世變俗之志上萬言書屢詞召命士大夫恨不識其面及召爲翰林學士立新法變祖宗法度天下苦之而神宗迷而不知也

乞休　與王慶源　　蘇軾　宋

人生悲樂過眼如夢幻不足追惟以時自娛爲上策也軾名位過分日負憂責惟得幅巾還鄉平生之願足矣幸公千萬保愛得爲江邊籍艸之遊樂如之何宋哲宗召蘇軾見于便殿太皇太后曰卿今至此先帝意也先

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即日授翰林學士

引去 與徐少詹溥　楊守陳

平昔才無半斗而喜作文飲僅可數合而喜與賓客燕酣行不能里計而喜游涉今皆不復爾入朝班滿前皆少年新貴人獨以一白髮青衫厠其後雖未謀引去宦況已索然矣

（眉批：此少年銳氣）（眉批：宦況應冷）

引退 荅楊應寧少傅　林俊

事叢身益瘦每及歸諸老輒相阻不知平生僅

（眉批：見素亦萌引去）

元美此時復出

仕途之難

此易退一小節茲出將併失去矣三月滿力請骸骨邛橋夜話當數夕我也

志休　與王元美　　李攀龍

元美亦復入少年場乎然後乃知不佞腰骨作苦事竣當歸故山請爲君般淵源倡首如何

志休　與王元美　　李攀龍

僕雖倔彊亦已郡國一吏矣方且局促轅下也元美自信僕豈能以伯樂望衆人迹僕所御一朱轓猶尚不免于流言胡爲日藹然磬折路傍

此時此際能不思林下之逸樂

早晚解綬去已決矣。一州如斗大。日出而視事卽不崇朝閑閣卧也。燕趙南北殆千里。人相食。盜賊嘯聚白日出禦人卽邢襄之間。有氂犬我輩何謂無益時理亂何謂于吏治厭薄也。足下不示僕誰復言者。今僕亦獨爲足下言耳。漢武帝謂鄭當時曰今日局促效轅下駒。宗慤爲豫州刺史。謂人曰。得一州如斗大。漢岑熙爲太守。民歌曰。狗吠不驚。足下生氂。氂。長毛

志休　寄徐子與　宗臣

我輩情深。蓋自天地間一蘧耳。二君猶得蚕業

半途獨使我日折腰諸貴人前鬱鬱之懷誰與為語生非金石堪此侵鑠足下念我至甚何以策我

請告 寄同年張叔駕

曾省吾

兄此行吾黨籍籍稱嘆不能已弟夢想久在山林骨相不宜朝市區區之私何時自遂耳東望不勝企戀

夢想骨相四字點綴有致

志休 與高吏部

屠隆

僕往一再至潭上輒如入天台石梁青松白雲

炎涼之與今人不同頭否

留戀之懷尚未釋然

最溪處側領玄論，如飲懸崖寒溜，而啖雪藕冰梨，未嘗不泠然快爽也。衷事牽人，逡巡辭去，一別幽人家，便被風塵驅入火宅，至今私恨不數數叩柴荊，尋幽賞也。

志休　寄十一兄　劉汝佳

車轂相摩，腰肢欲折，塵沙撲面，雙眸倦開，搔首問青天，不知長安戀弟，弟戀長安耶？義和之輪不鞭而疾，昨曾酒熱血片言中，眠食伯仲，試取嚼之蔗耶，蠟耶？簡淡寡營，入世共寶，弟悔作法

淡領病趣

玄心玄理

之不涼矣○搔首問青天李白登太華山詩

志休

與皇甫二泉　袁宏道

抱牘之苦甚于抱病簿領之趣惡于藥餌不佞恨病不病耳但得長病即是閒人齊王儉謂張緒云孔廣來使人廢簿領又文選云沈迷簿領書注曰領者即錄也

閒居

上陶隱君　沈約

先生糠粃流俗超然獨遠列霓羽帶總轡雲霞方當名書絳簡身遊玄門憑星夕臥望日朝餐而至理淡微暖然難覩雖欲下風問道未知厥

司馬子微造請　雅淡如水　切着日

路若夫棲遲閒遠。咀嚼璚芝。出入清都。師友靈
聖。循崖返跡。無缺惟心。

閒居　與潘彥明　蘇軾

僕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
棄。終當作主。與諸君遊如昔日也。願徧致此意

閒居　與彭旦陽　汪道昆

慨自都城一別。數載于茲。緬想故人。宛其如昨。
雲翰飛墮。若挹丰神。何日坐我水晶宮。沃聞高
論也。吾丈天才逸發。利器一施。蹇諤方宣。即遭

惜才亦惜知己

可謂急流勇退

陶淵明爲彭澤令不爲五斗折腰似此

屏廢凡在交遊皆爲駭諤吾丈乃曠達襟懷吞吐雲夢者八九曾不芥蔕胸中壯哉壯哉天氣溽暑願加珍攝不具

閒居　奉尋雙江　　何良俊

俊服膺明訓不敢妄有所圖且衰病日久僅存皮骨若更稽緩是以軀命博一官也先生于當路之前少賜吹噓得畢此生歸卧海上丕受賜多矣不然拂衣而去亦不難也

閒居　荅葉葵日　　王俸

豪氣減則頽態至此推論之語而世又有老當益壯者

光疏云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灝敢言

數年林臥與漁夫牧豎爲羣寒蟬蟄鳥喉舌僅存自今無能奮翮鼓翅雖齊年于吾丈而齒髮漸凋少時躍馬揮戈之氣今摧剝殆盡披綠蓑釣五湖一椽三畝可老我餘生矣親友促駕者固迫僕但付之一笑耳

歸田　與范堯夫　司馬光　宋

久絶榮進之心委順田里川勅廷事未嘗挂慮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誠不意一旦冐居此地故事多所遺忘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識不過三

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乞依鎮例致仕

蔬食菜羹之児

四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又爲世俗妄被以虛名不知其人實無所有上下責望不輕如何應副望深教督以所不及隨時示諭勿復形跡此不敢望于他人者也光言青苗之弊神宗欲大用光王安石曰光所言盡害政之事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乃以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誠止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疏凡七上詔允辭收誥敕

歸田 與孟亨之

蘇軾 宋

今日齋素食麥飯筍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吾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合并建茶兩片

東坡有赤壁兩賦

懶散疏慢之態自寫自真

食巳可與道媼一啜也

歸田　荅李端叔　　蘇軾　宋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所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荅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木有癭紋有山水花木之形石有暈紋有層巒疊嶂之致犀有通紋之透頂明瑩者

杜門　荅鍾叔玉　　文天祥　宋

天祥對策宋理宗賜第一及第爲官以身殉國使忠臣義士聳風而興起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如元師議和見執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未幾入對不屈而死

杜門避影久矣。出山一事。不到夢寐間。聞命誤。節湘羅笑人。方循墻丐祠以安半菽。倘拜俞音。春晝花陰。猿寉飽臥。亦五雲之餘陰也。湘羅。昔屈平爲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爭寵而心害之。譖于王。王怒。疏平。懷王子頃襄王立。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又短于王。王怒遷之。平。至湘湖汨羅江投死。○猿寉。北山移文。夜寉怨。曉猿驚。

杜門　荅謝教授　文天祥

寒簷積雨。抖擻無悰。得書而讀之。昏眼爲拭。天祥落落白雲間。一疇春綠。自飯吾犢。浮世榮辱。事付之山外。褒借所蒙。君言過矣。疇。田畝也。飯犢。食牛也。

無懷葛天風景

國初徵至金陵擢太子贊善大夫卽今詹事府詹事除翰林學士知制誥修國

杜門　與繆知府　　　文天祥　宋

天祥茅屋三間在萬山深處借書沽酒外一毫不以爲公私撓獨蒔松百畝日騎牛扣角其間天惠仁侯自此吏不打門犬不夜吠猨呼虎嘯各適其適則其受賜多矣

杜門　答郡守　　　宋濂

自嬰禍患以來得怔忡疾見一夫負戟而趨心輒驚怖杵擊下上面無色澤近來衰孱益甚自度亦不久在人世者所居之北有一峯峻甚俗

史丁年致仕遣使齎金帛文却不受好詩書以山水文籍自娛

太祖遣歸杜門著述謂仇家得罪辭連孝孺有司籍其家械赴闕下立命釋之

以其如馮翊夏陽之山因號曰小龍門其間多閒曠之地思誅茅架艸屋三間以奉老親此足一出衆事皆棄濂字景濂號潛溪隱龍門著書名龍門子為翰林學士承旨

杜門 與鄭叔度 方孝孺

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為輕重棄不為佃萊棘盈疇家人報絕糧輒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餅無儲粟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孝孺聰穎絕倫尤善屬文洪武召至京師謂太子曰

疎懶拙愚不立異不失爲賢智且以保身

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太平。建文即位，召爲翰林院文學博士，郎今侍讀，直文淵閣。靖難兵至，建文潛遁，孝孺以衰經見成祖。成祖怒曰：汝不屈我乎，割其舌。孝孺以血書燕賊，遂族誅之。

投閒 寄余楚昭 王廷陳

僕林居無營，自惟丈夫樹立已矣，莫與詞賦小技亦無足煩其思惟，紆其悰寄也。每引曲自適，上不慕古，下不肖俗，爲疎爲懶，不敢爲狂，爲拙爲愚，不敢爲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沈，智鴟夷之逝而汙其富。每景物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偃

老莊之學正宜于林下習之

清致齋二

卧卧不爲夢厭苦俗途寧獨無與復究心老莊保愛性命江湖棄與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苔滑磴危鮮不緩却此僕大略也子亦欲聳之耶竹林七賢魏嵇康、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當時士大夫皆以爲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三閭大夫，即屈平。○鴟夷，即范蠡，佐越滅吳，扁舟五湖，爲陶朱公。

投閒 與吳之仲

徐獻忠

足下高蹤曠度遂復遠謝人羣正馳宵暮何意忽來春鳥鳴于谷中流雲宿于榻下久無俗跡況復虛懷春韭方萌槽聲亦沸客到即醉醉即

妙論令人夢中醒愁時笑

熟夢足下舍此主人雖十日醒亦無益也

投閒　與李于鱗　宗臣

極林下之清福

臥痾江干頻得故人來訊雨中連榻花下飛觴進艇長波散髮弄月紫簫玉笛颯起中流白露可餐天河在袖此人間至勝而僕得與故人共之

玉笛杜詩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投閒　荅袁永之　高叔嗣

新友

自適

金門多暇持戟自適勉事聖君流聲當世使僕夫得高枕丘中逃名世外耕稼以輸王稅采

田家樂

班固司馬遷莊周楊雄以爲左右而招揖可謂尚友

樵以奉親顏于時新穀既升田家大洽肥羜烹以享神枯魚燔而召友簑笠在戶桔槹空懸濁醪相命擊缶長歌茲亦鄙人之自快而故人之所與也言不盡意努力自愛大洽大有年簑笠桔槹農器也濁醪即酒醴擊缶長歌即擊土缶而歌鳴鳴農家之樂也

投閒 與王鳳洲

汪道昆

足下坐卧樓中食烟霞汲沆瀣飄飄乎若揭日月而太虛遊也暇則左招班馬右揖莊楊則又翩翩然在先秦兩漢之上矣俯視塵世紛華何

古人

荆川時在告

大有望于荆川如此

有哉。鄙人索居無聊，倏入秋，偕吳生訪足下，登樓坐嘯，令俗呼為謫仙人也。瀣音懈。沆瀣，夜半清露也。賀知章謂李白為謫仙人。

投閒　柬唐荆川　　馮南江

別來江湖風味何如。飫腴道眞，嘲弄風月，先生之志遂矣。他復何求。愚謂天生哲徒，不為無意。恬養時晦，亦不為無意。先生可以自信。第不肖萬里遠投，不知分席請教，更在何日也。嘲弄風月。程明道云：吾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文王遵養時晦。

時正在仕途

讀之夢中起舞

投閒 與朱帶河　　虞邦譽

足下白雪才高青雲器偉嵇泥蟠而天行霖雨蒼生無不可者乃竟高其名位浪迹湖山弔崆峒之遺踵磻溪之勝豈其等浮名于雞肋輕濁富于鴻毛者耶海內挙風而起者不少矣 白雪即陽春白雪空同山廣成子隱居磻溪姜太公釣于磻溪雞肋楊修曰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投閒 與周元孚　　屠隆

年來謬挂世綱子焉離索垢涵漸于堦序煩囂結于肺腸伐木之懷益以成癖嘗妄意仕路險

又是輞川金谷之致

又是浴沂風雩咏風弄月之致

艱世味淺薄誠得退遯荒野棲于幽絶雲房山館前有茂樹後有長流上鳴黃鸝下泳素鯉佳辰載臨淑氣始鬯良朋聚首時而隱囊紗帽時而竹杖皮冠心絶濁世之塵口吐幽人之語浦咏則泠風其度巖嘯則空谷響荅以此卒歲復何羨人間之浮榮乎伐木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求友之詩也○竹杖張騫曰臣前在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夏人曰賈人往市之○皮冠何尚之致仕嘗著鹿皮冠又漢高微時以竹皮爲冠

丘園　與周與叔

吳維岳

歸去來詞

歷覽名山勝地自然胸次洒落

僕幸還迹丘園如負斯釋旣亦聳足下與告武林天目相去僅二百里許顧疎芳訊祗爲初歸揆泉訪石理徑鉏荒執掌方休懶治舟楫致有懐人室遠之慨而今倦體稍舒衡門稍葺雪消水漲舟楫戒灘洗瓢編笠先問錢塘兩山舊遊佳處徐西躡虎丘南攀鴈宕以卣生平松桂風月之襟而浣濯塵俗俾不留穢腸肺間時賦一章供人撫掌與雛孤往樂在有朋足下素抱是趣敢以爲叩

武林卽杭州天目在臨安道上有兩峯峯頂各一池若左右目衡門

青山白雲法喜禪悅二境視一官孰勝
忌者之口殊不足較

詩、衡門之下、可以栖遲、虎丘山中有吳王冢、昔有白虎踞其上、有劍池、千人石、生公點頭石、

丘園　答朱瀛海　馮夢禎

青山白雲、性之所適、益以法喜禪悅之樂、一官何有、而議者欲以此見困、眞癡人說夢矣、足下推借太過、不覺慙汗、天下一人知已、死不恨、乃今得之足下、彼悠悠者何足言耶、一人知已、三國虞翻、性疎直、忤孫權、罪放海外、每自謂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已、足以不恨、

丘園　與曾觀察　屠隆

隆隱矣、安期生說楚不合、退就金丹、徐洪客干

仙家証果

寫老態如画

清風儉德當今無兩此旂奢極欲者去天淵矣

主無媒歸栖岱岳隆雖不肖願追踪此兩生上則飛肉霄漢次則蛻骨名山乃名為了事丈夫不能學虞卿二遷窮愁著書齒髮禿落吻涎鼻唾龍鍾蹣跚老鑽故紙作蠹魚書蟲也蹣跚。史弓若蹣跚。蹣跚。跛行也。

丘園　與楊太宰　　屠隆

明公白茅為屋黃土為垣青精為糧夫耕婦饁冲夷澹泊宛如上皇時蓋大臣蕭然不異寒畯彈琴賦詩而咏先王之高此豈有意于世用者

項明父業居林下而常君祿祿仕途眞仙凡隔矣

哉。杜詩豈無青精飯使我好顏色

丘園　東項明父　　常高繼

仁丈杖屨日尋于光湖烟雨間山林之樂加于廊廟之憂百倍不佞單髮且種種月傴僂博五斗之養回視仁丈逍遥物外濁酒一杯清琴數弄逸興狎宗于霄薄雲眞仙凡隔矣王令親來喜得手書池上鳳毛可計翩翩五色矣來春覓差南還晤對不遠不具悉

髪種種左傳盧蒲嫳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

便有幽致

晉武陵人捕魚爲業忽逢桃花林異之窮其林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及入豁然平地有良田桑麻之屬雞犬相聞男女方著如外間

丘園　與龍君善　　屠隆

君家父子並有出世之度。清溪抱郭。流水當門。異鳥朝鳴。嘉魚夜上。足下黃綠白蛤與二三同心蹋輭沙。籍細草。采決明于阮谷。擬胡麻于上流。令晉漁人見。人必以爲桃花千樹下。吹笙客臨風。念此。凡骨飄飄便欲仙去。僕宅西半畝園鑿一池如掌。大池中多栽芙蕖繞隄雜秭蘆葦蓼花。跨水築小樓一間中僅可室四人安一几一爐。四面開窓牖東望朝霞海旭西眺夕景峯

所從來云先世避秦來此因問今是何世而不知有漢魏也及出復尋其處迷不復得矣

陰上臨高城飛觀下丞長江巨波科頭袒跣偃臥其中薰風南來泠然颯爽手金壁黃庭朗誦數過帝座非遠浮雲轉低鬚眉不小六合猶隘亦何必竦身日觀嵩陽之巔也海上距十洲三島咫尺舊稱神仙不死之鄉乃自安期先生留玉舄阜鄉亭去後土人啗魚鰕菜麥傖父爾了無足與語性命大道者獨尊公高朗大雹玄風時過空明閣劇談三教妙理尊公坐堂皇錚錚鐵漢退食趺坐便是苦行頭陀以此稱滄州吏

果是清涼世界

果是羲皇上人

隱可媿色（史記鐵中錚錚吏隱山濤書吏非吏隱非隱）

丘園　與張洪陽　陳文燭

郭外草堂風景幽甚而沃聞明公玄論所謂心如明鏡觸物朗然又謂暑月懷氷自有霜氣鞅掌中一念及之便入清涼世界矣（鞅掌詩王事鞅掌鞅掌趨走也）

丘園　荅于見素　馮夢禎

長夏無事杜門焚香讀西方聖人書不見一俗士倦則偃臥涼風下自謂不減羲皇上人故不善仕亦不樂仕也（漢明帝夢西方有聖人其名曰佛）

韓懷明韓望
庾承先郭麻

伯武史雲

起用　答王修　孔融　漢

掾清身潔巳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

起用　下荆州　蕭秀　梁

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墻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仕河內史雲孤劭屈志陳留豈曰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

法老

敘功絶似誥命

并遺喻意既同魏侯致禮之請庶無辟疆三緘之嘆（攻玉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引辟引罪也魏侯魏文侯致禮于卜子夏辟疆張良子）

起用　與李神儁等　王詡　魏

盧冠軍在此時復惠好輒留連數日得諮詢政道（盧冠軍名義禧）

軍事　代武帝與楊奉　董昭　魏

吾與將軍聳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

三軍未動粮草先行將軍其可無粮乎

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内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粮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濶相與共之推赤心西漢銅馬諸賊悉降降者意不自安劉秀乃棄輕騎按行部陳降者語曰蕭王推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治軍 上司馬文王 鄧艾 魏

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後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

譙周勸帝降魏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當背城一戰同死社稷可也奈何降乎諶自殺帝竟降魏封爲安樂公

此所謂戰勝于廟堂折衝

人煑鹽興治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可封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

用兵　與諸葛恪　朱績　三國

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于前足下躡

于將狙也

數語可定大事

之于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易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行軍　與晉安王子勛　孫冲子晉

舟檝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踴躍人爭效命便欲沿流挂颿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州則一麾定矣挂颿舟中帆也一麾麾白旄也

勇畧　與關雲長　諸葛亮漢

孟起兼資文武雄猛過人一世之烈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未若髯之絕倫逸羣也黥彭

袁術僭號壽州誅卓之功大矣

漢高時黥布彭越俱佐高祖得天下封王後俱以反誅如韓信

討賊 與韓暹楊奉 呂布 漢

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于國當書勳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柰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為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于天下此時不可失也。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自將拒術呂布襲下邳備降于布布以備為豫州刺史

將才 與留府長史參軍 諸葛亮 漢

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于軍

故以青驕雲長

此郎雲長之汚根

事既有膽義決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于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虎步郎如虎如貔如熊如羆郎不愆于六步七步姜維字伯約爲衛將軍與費禕並錄尚書事

愼事 與關羽　　陸遜 三國

于禁等見獲遐邇歡嘆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畧蔑以尚茲眷徐晃等步騎駐旌闚望麾葆擄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若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

方討即方畧也

呂岱表恪十思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而恪父瑾常以爲戚曰非保家之子也後爲孫峻所害

顧將軍廣爲方討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

韓信封淮陰侯信擊趙使千人持赤幟待趙軍出戰疾入趙空壁立漢赤幟乃先使萬人出背水陳與趙大戰佯走水上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死戰趙軍還見赤幟大驚遂亂遁漢軍取之

犒師　移諸葛恪　　　　薛綜　吳

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鍔甲不沾汙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奸既掃兇慝又充軍用

所謂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四牡騑騑

藜條稂莠化爲善艸魑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遂用嘆息感四壯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

首鼠 郎首鼠兩端 狼顧 郎狼顧歙息 周之方召 周宣王時以方叔召虎爲將 漢之衛霍 武帝以衛青霍去病爲將 左歸而飲至

休兵 諫諸葛恪 聶友 吳

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

此正呂代中思中第一事

預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于講武申嚴戍守

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耶宜且按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養銳養其銳以待其斃觀釁觀其釁端而滅之

出師與王濬　　杜預晉

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振旅尚書大禹征苗苗民逆命帝乃

誕文德。禹班師振旅。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二